

國
之
長
年
國
之
長
年
國
之
長
年
國
之
長
年

錄

(為尊師運動)

集成編譯社印行

本書作者其他譯著之一部

契丹國書略說（自印道林紙本）

莎士比亞考信錄（稿存國立編譯館燬於日寇之炮火）

物質建設之三大問題（前半揭載屯溪中國民報）

浩劫忠信錄（分篇揭載鎮江新江蘇報）

國學通訊 國學商榷

幽憂吟（詩集）

憶梅詞（詞集）

嘔心寢語（文集）

絳幃痕影錄目次

發端

- 一、丁先生臨池記(善之)
- 二、俞先生寫生記(桂岩)
- 三、李先生貸金記(更生)
- 四、莊先生勸學記(鴻宣)
- 五、葉先生贈言記(貽穀)
- 六、董先生實驗記(伯度)
- 七、劉先生演講記(伯明)
- 八、沈先生授經記(商耆)
- 九、杜先生布算記(作樸)
- 十、梅先生論文記(迪生)

附錄

甲、王冬飲先生親炙記

絳幃痕影錄 目次

164153

絳韓痕影錄 目次

- 乙、李審言先生親炙記
- 丙、黃季岡先生親炙記
- 丁、恭挽本師弘一上人

絳幃痕影錄

儀徵厲鼎燧著

發端

蓋聞鄙諺有之：「養子始知父母恩」信斯言乎，則我今坐擁皋比，抗顏爲人師，追維昔日橫經布算，問難責疑，受惠既深，圖報應彌切矣。嘗見前人有鄉試中式，刻其闈墨評點，分贈戚族者，恭錄其受業師長姓字，冠於卷首，雖里巷啓蒙之儒，不敢或遺，輒歎其宅心之厚。返顧藐躬，則德業不修，名位未達，惟有一團稚氣，篤念師恩，愧慙之餘，悵惘無極，因思林琴南畏廬文存，載薛則柯先生傳，卽記其啓蒙解惑師者也。章炳麟太炎文錄，有德清俞先生傳，則記其傳道受業師者也。推之則自論語禮記而下，弟子之記先生言行者，四庫之中，指不勝屈也。余雖行能無似，而諸師長之道術文章，聲音笑貌，可記者多矣。曷遣日爲文，編錄成帙，聊記不肖師承所自，以慰一己無聊之思，而告世之徵獻者歟？爰於三十六年元旦，經始屬筆，而命爲絳幃痕影錄云。憶梅詞人厲星槎謹識。

（一）丁先生臨池記

吾年五六歲，始入小學，渾然一不識不知之稚子耳。時先君猶健在，入學前一日，父在客室與賓友談笑，忽命余出拜，座上有王曙東先生者，里中小學教師也，其學卽設於其家，主其校者，介弟惺巖先生也。次日入學，坐於教室最後數排中，微聞小學爲五年制余爲一年級生耳。未幾

先君見背，革命事起，維揚光復，惺嚴先生年事已高，乃由令嗣仲方先生長校，初小已變爲四年制，單級教學，兒童數十，羣居於一廳事之上。忽一日，仲方先生未至，介弟叔清爲之代課，聞其任職銀行，亦不知其何因返里，惟此後則仲方先生亦入銀行界，校長一席，乃山丁先生善之繼任。校舍遂西移至張氏宗祠，即今江都縣立城西小學舊址，距余寓不數武，出入至便。故到校常早於他生。丁師一日授修身課，提筆書於板曰，「模範學生」，略謂余到校常早，功課至佳，其勤劬足爲諸生範，余私念此固不足稱道，而師顧過分獎掖之者，蓋藉以勉勵同學耳。師面團圓，體肥碩，有威儀，書法顏魯公，常爲人書朱子家訓堂幅，囑校役磨墨，每盡一挺，間或以水書於大方磚上，運椽筆，風隨肘生，其教習字也，書範字，黏於板，其格綫與諸生所用者同，但絕大耳。亦有成童二三人從師讀，坐於教室後進東偏屋中，所誦似東萊博議之類，衆僉信師之學術，必有過人者，非僅堪爲童子師也。民國五年夏，余遂卒業，同班僅四人，憶其一爲沈君文儒，家業襪廠，而信奉回教者，其一爲王君有恆，與余同升入高等小學，又其一爲徐君嗣同，今有供職中華書局編輯部者，不知是其人否，抑名相如而實不相如也。猶有一年事最長者，未及畢業，已還鄉村任蒙學師，一班之中，余以年僅十齡爲最幼，而成績則最優，然以師之工書，余獨未能傳其藝，後此，余任教江都縣中，師有女公子嘗從余學，余特轉乞師爲書楷聯，以當座右之銘，且以警余之頑鈍也。師數年中所授余者，蔣竹莊，張菊生，高夢且諸先生所編國文課本，以人手足刀尺始之八冊小書，迄今雖以功令禁小學授文言，而鄉村城市書塾采用者猶多。以其精心結撰迥非時下聊充篇幅者比，余誠不知主廢小學文言課本之胡適君，至於今日討議憲法，不復堅持不用文言之議，其於斯舉，亦有悔心否？若以寒家小兒女今日所得之於小學者，遠不及吾丁先生

所教，則不能無始作俑者之恨也。前聞丁先生已歸道山。生時嘗一度任律師，並任鹽務職事，其家最後寓東關街，抗日戰起，忽忽九年，已不知師母暨諸男女公子，見在何所。惟余以於垂畢業時，承師授以孟子及讀史論略二書，二十年來，友教四方，未嘗不舉以示及門諸子，曰：此兒時丁先生所嘗訓我者也。噫！丁師往矣！櫬聯猶存行篋，展卷一覽，愴然欲涕，而先生之聲音貌笑，似猶躍然出於八法之間也！嗚乎！

（二）俞先生寫生記

吾揚舊有高等小學二所，一在新城，近於市廛，一在舊城府學原址，即今民衆教育館所在地，余三十年前負笈也。主校事者，俞先生桂岩，多才與藝人也，初授余輩國文，講解清晰，一日出題命諸生習作，述全國交通概況，余即據所聞於師者，分疏大要以進，師批示曰：「心地光明，故說來頭頭是道。」私計此僅記實而已，遽蒙嘉許至此耶，其後音樂教師偶缺席，先生代授一曲，音調清新，歌詞雅麗，口舌調順，鏗鏘悅耳，同學莫不相顧微笑，歡暢異於常時。寒暑假日師每招縣城諸生照常到校，抄授古文名篇，及近人梁任公蔣智山諸公雋峭之作，其中如讀孟嘗君傳，捕蛇者說，及慧觀諸文，至今深映腦際，余之習論語，亦始於此時，讀至孟子問孝章，憶及丁師於修身課中亦嘗抄示，彌感興會，然余既幼而失怙，及長奉母無狀，致國難前夕，先慈以六五之年，遽爾棄養，未能高躋耄耋期頤，蓋世之不孝，未有甚於余者，豈惟有負慈親之恩，亦且深慚良師之訓也。三年中蒙先生授修身課最久，課本即商務印書館共和國教科書，搜羅古今嘉言懿行之尤要者，約略俱備，於吾輩持躬接物處世之道，最有裨益，今日學制更新，竟廢修身不

講，代以公民訓練，小學生口吻，但聞有保長甲長之聲，亦未必知保甲之意義，偶及修身之事，但述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所舉不宜隨地吐痰，著長指甲等三四事，殊不知中山先生於修身一道，極所注重，如今不加隅反，教訓後昆，又何怪洪水猛獸之說，橫行於今日耶？謂急宜恢復小學修身專科，而中學倫理一科，亦應普及各級也，先生尤長於繪畫，平時以校務繁忙，未嘗以之授人。惟當吾輩畢業時，適圖畫教師因事在假，先生遂親自代授，第一日命諸生隨之入校園中，觀察一紅色細瓣之龍爪花，左手持圖畫紙一幅，右手執筆對花寫生，我輩了不知畫理，遂覺無法下筆，但見吾師先左後右，或輕或重，初作輪廓，繼加渲染，我輩乃亦步亦趨，先生之畫成，我輩之畫亦成矣，雖覺貌似神非，間架結構，大致固已不差。第二課則立於明倫堂西廊，遙望大成殿西廡，寫其列柱，遠近短長，根根明白，初視甚難，繼見先生大筆一揮，我輩亦隨之着筆，竟能成章，如西畫中之希臘羅馬建築品，殊感欣慰。倘先生長期教授，則我輩中必多能以畫名世者，惜乎先生壁劃校務，無暇及此，其後尙抽閒授我輩用器畫經時，以爲我輩投考工業專校地步，由是同學中周君仲方投考南京工專，竟得獲薦，亦不負師一番指授矣。卽今追維往事，恨未求師墨寶以留永思而爲畫範，檢點經笥，尙餘一幅字條，猶係愚任教縣中時所求得。彼時師已垂垂然老，在私立揚州中學教授國文一班也。所堪欣幸者，先生哲嗣壽世先生、壽蘭女士等，並能傳家學尙聞壽世先生現任職南洋模範中學爲物理教席，校長王君，欽其碩學，禮遇至隆，一學期脩脯至千萬元，於開學時卽行致送，使可生息，此固王君知人善任，亦壽世先生才高當世，有以致之，語曰，名德之後，必有達人。夫以吾師一生鯁直，清廉自守，春風絳幘，嘉惠多士，則壽世先生今日之遇，固猶未爲至極，嘗有忌先生者，當先生任職教育局長時。嗾使鷹犬，竭力掎扼，使不能遂

其整理鄉邦教育促進文化之志，亦徒爲小人而已。先生往矣！高風照世，及門弟子何止三千，當先生在日，嘗請編同門題名錄，以志苔岑之契，先生領之，謂須俟暇日調查，今竟無法調查矣。所猶記憶者同級中有黃君泰，艾君國藩，張君嘉祥（今名通謨），王君恩嘉，均能於教育法律社會銀行各界露其頭角。余於班中名列第三，而第一二名蕭君龍官升學第五師範，林君懷壯升入縣立商業學校，先後以疾死，余不肖，未能傳先生之學，惟據往事，以告世之青年，莫似余之不善學也。

（三）李先生貸金記

江蘇省立揚州中學，名滿天下，其前身乃省立第八中學，長其校者先後不一其人，而李更生先生獨以爲校犧牲，尤爲人所尊尚，先生淮陰人，治校綦嚴，禮聘良師爲諸生導。愚從之遊凡三年，同學多能率教，其一二不羈者，嘗掀動校潮，卒被懲處，開除學籍，及先生歿，而諸嘗被除名者，已紛紛由他校畢業升學，爲社會名人，偶譏集海上，追維往事，猶自笑昔日之幼稚盲動，而欽服先生辦學之認真，有諸葛武侯罰人以罪，罔敢或怨之概。則先生之德操可知矣。先生思想，能與時俱進，辦理八中，首重科學，其時文實分科，我輩年齒較稚者，皆入實科，編爲乙組，理化設備充實，圖書藏度豐富，第二年級學生，即自動作理化實驗，課本皆用英文原版，練習報告，亦遂皆用英文，又多補充習題，參考講義，其程度皆視部廳所訂標準爲高，是故當我輩考入大學時，第一年所學幾於盡屬復習，至今揚州中學，猶以數理程度超優冠全國，投考大學，百人百中，飲水思源，不可不歸功李先生善其始基也。校址原設羊巷，規模日擴，漸感不敷，省令撥

舊府署，設新舍，而駐軍遲遲不肯遷，先生據理力爭，幾爲糾糾者格斃，然由是不復能安於位，掛冠而去，歸辦私立成志初級中學，聘八中教師與同門諸君相佐，聲譽鵲起，儼然淮屬之小八中云，然先生雖離八中，對於八中學校與師生，實未嘗一日忘，吾輩第九屆乙組畢業生，升學南京各大學者，曾合組九乙級會，聞先生率成志同學來寧作修學旅行，特在玄武湖開歡迎會，先生翩然蒞臨，清談盡歡，共攝一影而散。此卽余與先生之最後一面也，聞其後八中十週紀念日，在府署新校址舉行盛大儀式，先生特往參加，當衆演說，述及一已對八中之關切，聲淚俱下，聽者無不感動，僉信八中之聲譽，實先生心血所造成也。愚於先生，不過忝附三千之列。當余升入南雍後，承先生不我遐棄，以其與張煦侯范耕研王繩之諸先生合撰之「中學國文述教」一書，遠寄南京，繼聞愚家計匱乏，學膳宿費，且感不敷，以其鄉人胡君九皋繼愚後亦入大學，遂託其轉致十金，以佐買書之費。其數在今視之，雖非甚鉅，當時實可供購置西書二三本之用。繼而先生爲人仇殺於鄉里。愚悲痛不自勝，思及貸金之恩，輒不覺涕泗滂沱。每欲設法籌還其哲嗣而不可得。其後愚畢業返揚，謁范耕研先生於揚州中學，謀有以返璧者，適先生令媛崇祐女士亦執教於揚中，因託范先生轉致，且告之曰，「此先生在日託胡九皋君惠假者，令胡君不知何往矣。」范先生既樂爲了此心願，而崇祐女士亦諒我愚誠而受之。愚心雖至是始安，然感念先生之情，互二十餘年而彌甚也，今崇祐女士已于歸趙君棣華，其弟崇年先生，遊學歸來，亦淹濯要職，天之報施善人，固自不爽耳，然而前輩之厚待其弟子，遠視我輩今日爲甚，風俗之澆薄，蓋自一二桀驁者作「謝本師」之文時，已肇其端；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將不知伊於胡底，益令忠銘感吾師之德，而罔知所以爲報也。

四、莊先生勸學記

嗚乎！自余捉筆爲文以紀先師之言行，忽忽已逾一月，時值歲序更新，家家歡樂，愚獨悵然惘然，若有所失；蓋至記吾莊先生時而茫然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莊先生，字鴻宣，諱啓傳，丹徒人，而家於揚，早歲曾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該局所出五朝文簡編，先生實董其事，其中明文在簡編卷首，先生所撰序在焉，知其寢饋于文學深矣，其歸任八中國文教席也，聞係膺李先生之聘請，而適當吾輩臨畢業之期，其時先生年已五六十歲，目架鏡而有微鬚，慈祥愷悌，循循然儒者也，我輩既習實科，國文鐘點奇少，而先生所授，初不減於他師，每授一課畢，輒抄示其結構之佳妙處，累累千百言，余既素不工書，又頑劣好嬉，猥以科學功課繁重自文，未能盡錄其訓示，其辜負吾師之苦心，至今內疚猶甚烈，至見及門諸子之受吾書，雖強聒之，迫脅之，使記吾所口講筆錄以呈繳，其如我意者，班不過二三人，益令余心痛莫名，以爲上負吾師之現報，不知我之學生，今已有身爲大學教授者（如陳定閔君），其傳授弟子，亦能如先師之熱心否，其弟子之筆錄，亦能盡其所授否，若以百分數，逐漸推演，雖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吾恐教育效率，三傳而幾千分之一二也，先生授課既畢，必朗誦一過，氣暢音圓，使人增益會心，蓋文字本言語之代表，故文章之道，當自聲音悟入，彼課文而禁人誦，以爲防礙他級之授課者，不知是否視人人爲聾啞，抑且不知何以禁樂歌之講授也，先生之於改文，尤爲着意，此實前輩之良規，我輩所萬萬不及者也，猶憶師課愚等第一次作文日，適逢余十六齡初度之辰，即舊歷重陽之前夕也，時先母猶健在，晨間囑愚午刻歸，將以麵相啖，蓋校址遠在新城羊巷內，余每日中午皆不能返家就食也，是日

上午第三課作文，第四課爲十一時至十二時。則無課，實以備作文如馬遲者延續之用，作文題曰。「本校爲義倉舊址，昔以儲粟，今以儲才，今昔之作用若何，」諸同學紛紛以題少且窄爲言，籲請先生再命一題，或竟易之，先生詳加解說，以爲不可，余時念及老母方倚閭相待，急走筆完篇以進，先生疑爲白卷，見其尙有數百字，笑而頷首，遂許余獨先離課室，余既馳歸，亦不暇計文之工拙也，閱三日而先生批改竣事賜以美評，然絕口未面向余贊一字，後聞先生所課新制初中三年級同學相告，謂吾師於人後，特加獎借，謂不圖其最速而亦最工云，前輩之不肯面獎以免長人驕氣如此。余時既不甚措心文事，亦不以爲意，其後第二第三兩篇，又名冠同班：第三次作文後，課本朝發，而夕不見，詰朝在桌內覓得，則上有鉛筆批於眉頭者，字跡類章草，頗作仙人口吻，囑愚赴東城外數里，謂有所指授，余以示同學高某，高某曰，「此必同班惡作劇者所爲，置之可也」。愚既生小未嘗出城市，重以事涉怪誕，漠然未如所約；不料其日而課本復失，至第四次作文時，吾師訝其何以忽易新者，則惟有以無意中遺失，師爲之一歎，愚心亦不免忤然，深愧有負吾師批改之勤也，時吾師兼任學監，我輩出校必攜名牌，往來以置於傳達室與校務室中。常見師伏案改文，吟哦不絕。一日，師見愚來校務室，起而語余曰：「子之天資尙不後人，課後返家，宜取補充讀物若史記菁華錄者，不時研閱。」余以其書素所未備對。師曰「不然，吾子爲儀徵世族，楹書必豐，焉有此書而不具哉？」歸而稟諸母，發篋出朱墨套印白紙本六大冊，就書齋繙閱，見其評註周審，啓入神智，樂而忘倦。自下午四時許至晚飯時。猶不忍釋。母謂「進食時不可看書，否則將字飯俱下」，愚於兄弟行，年既最稚，又恃愛，不肯聽。匆匆食畢，又返書齋研閱，至鐘鳴九下，吾母見燈光未熄，遣姊促就寢，愚不忍拂其意，姑熄燈假寐，聞內室關門聲，又

坐起燃燈續閱之，夜漏垂盡，而六冊畢。翌晨，趨告吾師曰：「昨日歸家，六冊史記菁華錄盡已過目矣」，師喜而質余曰：「若知外戚世家，何以不著呂姓一字乎」余爲之啞然無以應，師乃曰：「此不足爲吾子病，以呂后另有本紀也。菁華錄不足用，宜讀全書，且讀書貴乎得間，書肆有明人所著千百年眼者，讀書而能得間者之作也，可略翻閱，以助思考。於是復質愚八九事，愚謹受教而退，其後著讀書札記十則，揭之八中校刊，即記吾師所舉十問而答者也，至夏季畢業，師於大考時命題曰「留別省立第八中學序」，余考試既畢，更無一事，偶步於校中，師招余前，示余所作文，及其改筆曰：「此文係考卷，將存校不發，故招子來一視。篇中命意纏綿悱惻，然子謂「學校出一人才，足爲學校光；學校聲譽日起，學生亦引以自慰」，「慰」字何其弱也，吾爲子姑易爲「壯」字，子試一讀之，豈不尤興會淋漓歟！」愚既服先生改筆之精，尤感先生諄諄教余之盛情，至於臨別而猶叮嚀也。其後余考大學歸，嘗一謁先生，告以試題中作文及國學常識各項，是爲愚受教先生之最後一次，愚雖升入大學，歷從諸名教授遊：然每念及莊先生之教，輒不能不恭記一語曰「鼎燧之粗解文章，由莊先生啓之也。」至千百年眼一書，余求之累年而不得，問之書肆，則皆以未備對，偶從揚州會文堂書局購得章氏文史通義，見補白中載書局書目，赫然有「前清禁書千百年眼，今重印行世」大字在，亟詢肆人，則僉言局中未有此書，且謂揚州局中同人，皆自上海老舖來，若函上海新舖，則彼輩更莫之知，愚爲之廢然，孰料其後愚教讀淮上，竟因同學盧君之介，從一楊姓收藏家借得銅版巾箱本一部，攜至歸舟中讀之，乃知近人疑古，此書已發其端，但立說有本有據，不似今人任意之指禹爲爬蟲耳，至鉛字本翻印古書風行時，此書有一折八扣本，流佈市廛，余嘗購三四部，分贈友好，揚州中學校長朱君宗英及孫君樹馨，皆各

得一冊，上距吾師訓誨之時，已歷數稔，而吾師歸道山久矣，愚何嘗心喪三年，廬墓植樹，以謝師恩，又何嘗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且爲母校之光哉？其深負吾師，愈令愚悲痛而不自勝也，然而莊先生之爲良師，固應大書特書於省縣志與教育史者，今之有司未遑及之，余益不能不秉筆以略述其梗概焉。

五、葉先生贈言記

邇江葉貽穀先生惟善，儀徵江子雲先生之高第弟子也。江先生腹笥便便，羣經文選成誦如流，葉先生能傳其學，有出藍之譽，而尊事江先生益甚。民國十一年秋，葉先生繼長八中，諸教席皆季先生所聘定，無以爲江先生之地，乃延請江先生爲課外導師，出布告示諸生，盛推江先生之淵博。余輩乃於課後，從江先生治國故，而竊歎葉先生爲校長，而猶能尊其童子師也。先生體清癯，患咳嗽，由五師舍監兼文史教師，來掌繁劇，體氣益加弱，儕輩深以爲憂。然規劃校務，竭盡心力。余自幼好弄筆墨，嘗集同學編印少年週刊。出版經年，而先生來。遂由校方組設八中校刊編輯委員會，印布八中校刊，余不時投稿其上。先是任仲敏朱自清兩先生膺季先生之聘，編輯校刊，及講授應用文之事，旋爲南北大學延爲教授至是而八中校刊，始有印本。余輩既爲校中最高班級，準備升學，至爲熱切。先生於放學前，召同級諸生集於禮堂西北之大教室中，命各書志願投考之大學名以進。愚其時意在工程，遂記東大，南北洋三校。先生誨之曰：「本校實科教師，多南洋大學出身，故同學投考南洋大學，最易中式。北洋大學與南洋大學相類。東南大學，科系較備，途程較近，本校教師亦多有其前身南京高師畢業者。程度之相銜接，可無疑問。然吾聞

本校歷屆畢業生升入大學後，其第一年之成績，往往優於其他中學出身者，以本校水準較高也。其後則競爭前茅，尙待努力。慎毋恃根柢稍佳，遂爾弛懈也。」情詞懇至，愚等唯唯而退。其後國立東南大學招生最早，余一試而中，遂不更試他校。然其時東大學制，額定一百六十學分，每學期可得二十學分，四年可以畢業，而第一年號爲預科，工科課程，舍必修科工程概論及選修科防火概論外，其餘與文理科同。一年中之所得，雖不爲少，然應付功課殊感裕如，信先生之言爲不虛。一年之後，工科竟遭停辦，主任茅唐臣博士與張貢九教授輩爭之不得，我輩遂不得不降格以求入所謂文理科者。與余投考大學之初意，不免相違。暑假返里，嘗就師商洽，請借圖書館一席地，溫讀中西書刊。師覆書嘉允，知先生之未我棄也。其後先生既逝，而哲嗣秀峯先生已貴顯，鄉人謀有以紀念先生者，設教育林於北郊名勝區。愚檢點篋笥，則舍先生所編著師範學校歷史課本外，惟見新鑄集中有先生少作一篇，題爲「唐諸道軍駐遺囑餉論」，其文所述，至今猶可爲治軍籌餉者所借鏡，可以覘先生才學識之一斑也。

六、董先生實驗記

禮學記云：「師嚴而道尊。」謂師尊斯道重也。或爲作一別解曰：師以嚴厲爲貴，教而不嚴，則道不尊矣。斯說也，衡以俚諺「嚴師出好徒」，蓋亦可信。愚之童子師，丁先生善之，朱先生馥卿，皆以嚴名。丁師已別有記，朱師今健在，此不具。中學時代則武進董先生，庶幾可當嚴師之目，而令同門永懷於無既也。

董先生字伯度，武進世家子，先世固能詩，故先生雅善吟詠。然其所教授於省立八中者，則

數理科學也。八中之以數理名海內，雖非一人之功，然如謂董先生之力爲多，則決無溢美。蓋先生之教授也，講解既晰，督責尤嚴。筆答練習，簿必硬面，字必工整，而批改最勤。昨晚呈進而今晨即發。且詳至不使有纖細遺。有時竟作長批，如國文課卷，所以敦品勵學者，叮嚀周至，蓋本慈母之心，而出爲嚴父之詞，故受業者咸遷化焉。其上課時，輒先發問，使諸生口答前所習課，互十五分鐘不息。其不能應對者責罰不稍貸。清晨第一課，若值董先生課，鮮有敢遲到者。倘遇時冬天陰，一二學生偶或遲到，則逡巡教室門外，不敢遽入，恐以妨礙他人課業見責也。余入八中時，學校已行文實分科一年矣。聞高年級同學之受先生課每憚其嚴，心輒嚮往，至升入二年級，始從師習物理，用英文希金氏課本，於物性論方面，特爲詳明，力學以後，則計算題少，無以饜青年求知之慾，故學期未終，又易以戈登氏書。先生體魁碩，語音宏亮，課外補充習題，多取之西文科學雜誌，新奇而豐富。其發問也，特新創一法，截紙爲長條二組，一組各書一生之姓名，一組則書一問題，上課時先任意抽一姓名，然後再任意抽一問題詢之。有時所學已至第五章。而所問竟在第一二章。同學若不隨時溫故知新，則幾於不堪爲學生也。我輩得益之多，頗賴有此，其後同學有卒業專門大學，還爲人師者，每採其法，老輩相與笑語曰，此董先生之遺澤也。

先生嘗訓以作練習三字訣曰：「確」，「潔」，「速」，謂須先求佈算準確，繼求抄寫整潔，終求繳卷迅速也。一日課後，命諸生齊集教室，出補充題三十問，令各佈算解答以進，手一表至兩分鐘時，則聲言，此時已宜成第一條矣，於後每逾兩分鐘，輒警告一次，至六十分鐘，即行收卷，我輩大率能容其八九，其不能及半者絕鮮焉，以平日教導素嚴，罔敢稍懈故也。

然先生之於我輩，費心力最甚者，尤在實驗。三年之中每週實驗一次，限於設備，每次或各

實驗二三種，分組輪流行之。以密列根，蓋爾。派兒三氏英文中學物理實驗課本爲據。每次常延至四五小時，校中晚餐鐘鳴，我輩往往猶逗遛實驗室，暮靄蒼茫中，始隨師扶策而去。蓋實驗之舉，不僅可證講授之理，且可輔講授所不及。中學既無助教，一律由教師親任之，故先生之辛勞，至今思之，時倍增其敬意。時下公私學校，教師能作示範實驗者，已託爲異事，其能由學生自出實驗，撰製報告，猶不過揚州中學數校而已。校風之養成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此吾人篤念母校之餘，所由緬想良師不置也。

七 劉先生演講記

自余入國立東南大學，受業各專家教授之門，而眼界爲之一廣，胸襟爲之一擴，而入學之始印象最深刻者，莫如教務長劉伯明先生之演說。劉先生爲留美哲學博士，所著哲學概論，我輩在中學時已曾習讀。美國杜威博士來華講學，先生隨從爲之翻譯，馳譽遐邇。民國十二年秋季東南大學舉行始業式時，先生登壇發言略謂「東南大學，校風純正，不染官僚氣，不染市儉氣，自教授至於同學，一是以沈潛研究爲務，實足引以自壯。」語時聲調激昂。令人肅然起敬。先生身顧然而長，着西服，兩腿如鶴立；登降之際，一種高視闊步之態，皎然有不同流俗之致。然或謂此卽先生不克高壽之徵。其後不數月而先生病，旋以醫藥無效，竟溘然逝，一時全校師生咸有哲人其萎之歎。誠以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若先生之以身示範，實人格教育家，大學失此導師，頓覺黯然。而政府對於學者身後，殊鮮措意。今距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惟見學衡雜誌曾載郭校長鴻聲博士所撰行狀。又國風半月刊，嘗繼孔子專號之後，出有劉伯明先生專號。以先生久居南京，

則今日南京市人，纂修志乘，固不可失載，且宜仿江蘇省臨時參議會公葬鄉賢之例，求有所崇報之也。

抑余聞先生之學於美也，介紹老子哲學於彼邦，其博士論文，深得主任教授之贊許，擬爲之付印而不果。即今檢點遺著，除中華書局出版先生所譯杜威思維術等書外，惟學術雜誌中，曾載有先生論文數篇而已。吉光片羽，彌自可珍，蓋以先生之學養，一言一句，不同凡響也。然世有妄人，據先生行文中偶有「烏託之邦」一語，巧肆詆譏，以爲其不可通，有如劉伯之明。先生雖未與之較，然由今觀之，「烏託邦」，雖爲西文 *Utopia* 之對譯，而音義兼攝，卽就西文字例言之，其字尾本有如 *Asia*，*Arabia* 等字之類亦含有邦國之意，以「之」字，隔分「邦」字，未爲不可；若劉伯之明，雖不可用；然如云劉氏伯明要亦無害。彼妄人一生著書立說，好用牽一髮動全身之技倆；摘史漢儒林傳「臣韓終」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小吏淺聞，不能究宣」一語，遂以爲文言在西漢時已死，極穿鑿附會之能事。今試問其所著，中國哲學史上卷，雖用白話，亦能資今之保甲長究宣之乎？然則白話文之在今日亦已死乎，真顯見其爲不通之論也。

愚近緣絳幘痕影，而劉先生之風度，赫然現於吾前，欲擱筆不記而不可得。溫習先生所著哲學概論，見其辨析之精，持論之醇，迥出陳大齊輩之書上，蓋先生於此土儒道諸子之學，與佛家經論，寢饋甚深，益以西洋哲學之修養，遂更條理秩如，思想純正，無裨販家強我以從西人強各家以定於一尊之病。故陳寅恪先生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嘗致慨於前此之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不過彼一家之學，卽爲某氏發也。

今東南大學之學風，尙有國立浙江大學承其遺緒，以其間多東大教授與同學也。獨至講哲學者，求其能如先生之博雅平實者，迄今未見。而時人中竟有哲學消滅論之作。殊不知其說之又成爲一種哲學之理論，而哲學之終不得而消滅也。嗚乎，安得起先生於泉下，而一正時論之乖謬耶？

（八）沈先生授經記

東南大學國文系教授多詞章家，而沈先生商耆獨以淵雅宏通，自樹一幟。先生之來授課也，當十五年之秋，任職江蘇省教育廳長時代。先是，蓋在北京教部任職，維時大學校長郭先生奉命免職，另派胡敦復君繼任，到校接事之日，某先生，率衆毆沮之，士林引爲深恥。同時蔣先生竹莊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亦奉部令免職，乃由校方所謂校務委員會迎爲代理校長。聘沈先生爲教授，講授三禮、樂律、中國政事史、中國關稅問題四門，蓋儒者通古致用之學，於先生而存一綫也。

先生之講授也，不挾書冊，但持粉筆數支，口講筆寫，熟極若流，誠所謂原原本本，殫見洽聞者。其授三禮，大抵用宋儒傳注，與我輩平日所歆羨之漢學，誠若有間，然見先生愷悌懇摯之態度，無有不心悅而誠服者也。鼎燴今日之獲粗明經義，皆拜沈先生之賜，蓋前此視禮樂爲絕學，爲畏途，至此始覺儀禮禮記周禮之於王制，亦復足供比證。既點讀經文，而意味環生。不復畏爲難治之學矣！嗚乎！沈先生之德，其可一日忘哉？

所可惜者，明年春，革命軍底定南京，東大改組，沈先生移席滬上，我輩亦遂博得一頂方冠

而歸，其後竟聞先生當任職正風文學院時，一日乘人力車外出，爲某汽車所撞，跌損顱骨，送院醫治，旋卒。不禁大慟，念及昔日齊次風先生墜馬，腦漿迸出，由蒙古醫一手治愈。竊歎今日醫學專宗西洋之非計也。天乎！痛哉！經師人師，邈然天上；而時俗所趨，非有學無行之樸學家；卽不學有術之洋考證，而中國學術人心，蓋愈益不可究詰也。若沈先生者，則誠耆儒碩彥，應受國府褒揚者也，今之有司，顧知之乎哉！擱筆三歎，繞室徬徨，惟有遙向滬濱，洒一掬傷心之淚而已！嗚乎！

（九）杜先生布算記

愚自幼好治算學，自初小高小，而中學，算學成績，莫不名列前茅，自中學三年級從王先生繩之習國文，思路頓啓，下筆千言可立就。觀習英文，於文法修辭之道，始了然於胸。提筆亦能爲文章。至四年級而中英文兩科，竟冠其曹。然私心所重，仍在數理也，嘗自計他日必入美國麻省理工學校，更近學英法德諸國，然後歸爲祖國效建設之勞。不料入東大之第一年，一切課程，泰半複習，若幾何補篇，平面三角，大代數，補習物理，普通化學之類，習時興趣索然。翌年將入工科而工科停辦，理科中諸名教授，爲表示同情工科教授計。紛紛辭職他去，我然乃不知所措，其時大學遵美前總統威爾遜之理想，以文理科爲中心，以農商教育科等爲輔佐。農科學生無多，校方強與省立第一二三農校合辦，令人短氣。商科設於上海，又非素志所急。教育科內容稍落空洞，科長徐先生則陵，實一歷史專家。由是吾人不得不姑在文理科中，且混一年，以待來年分系時再爲決定。會其時獲讀學衡社梅迪生，胡步曾，柳翼謀諸先生文，有鄙薄西

洋物質文明之意，乃選習哲學，西洋史，英國文學史，詞選，及德，法，日諸外國文，自以爲有齊一變至於魯之概。一年以後分系，勢惟有入外國語文之一途。然已悟科學非可須臾離者，火急追捕，選習高等物理，微積分，幾率諸課，以爲本系正課沙士比亞，高等英文作文等之輔。

至十五年秋，而我輩計算學分已至四年級，從名師海鹽張先生歆海習伊利沙伯時代文學，法國文學史，浪漫派詩家諸課，且遵師命選習鄧先生以蜚所講西洋美術史，並從韓先生湘眉（後與張先生結褵，生子秉中，女易安，著張氏姊弟遊歐記，名滿天下）習美國文學史，與維多利亞時代散文，及文學之讀誦欣賞三課。卽於此時兼從東陽杜先生作樑習微分方程式。杜先生遊德多年，長於數論之學，謂德國大學能開數論課程者無多。其一，二名大學中，有開四種至六種不同之數論課程者。杜先生自謂能開三種。惜其時大學內皆無此等課程，諸必修科淺近課程，需先生講授，遂未能盡展所長。其授微分方程式也，用英文本穆雷氏書，與昔日教授之爲法國留學生，多用中文講義者有別。愚見其以留德國學生而能操英語，講授時有不繁言而解之妙。心焉異之。愚時既從張先生讀，終日埋首圖書館，研究所謂文藝復興及浪漫運動二大標題，讀書累數十百卷，而愈感所學之渺小，將夜以繼日之不足。於算學一科，自恃聰敏，並未下深切工夫。以爲吾此後但求能通中國古籍中之數理部份，斯亦足矣。專治算學，已難有望，故于先生之學，所得無多。然于先生講授之勤，督責之嚴，過於前此講授算學者遠甚。則心敬彌甚。其後數載，聞先生因用腦過度，聲學以歿，則大慟曰：「中國培養專家人才良不易，有成才矣，又使勞心力於無味之事，不令展其所長，繼續研究！此誠極不善育才之過也！」夫以杜先生之精於數論，其造詣宜有過于華羅庚君者，願華君以病廢位卑，反得專心一志於所學，得有成就如此。杜先生辛苦半生，至今誰與論

其學之淺深哉！此又不僅使愚心喪哀痛而已也！

(十) 梅先生論文記

宜城梅氏自清初以明算名天下。然明世卽有文紀詩紀之輯實開嚴鐵橋全文之先河。今人丁氏之全詩又效顰嚴氏者也。迪生先生遠承家學，又從美國人文主義泰斗穆爾先生白璧德先生遊，故其學實能融中外古今之長，其文亦極醇雅秀達之美。先生之講授西洋文學於東大也，課室以內，雖悉用英語，課室以外，則頗以中文爲論，揭於學衡雜誌，爲一時所傳誦。其中如評今人之新文化運動，近今西洋人文主義諸篇，文中雖述及西文，而毫無生硬之感，真所謂胸中具有爐錘，故能用神入化者也，間嘗私評學衡社諸君子，吳雨僧先生文太質直，胡步曾先生文稍潤矣，然持論雖正，不能折服小人，故評嘗試集而詆其爲必死之文學是矣。至引俄國杜思朵以斯基爲證，彼小夫乃反受寵若驚曰：「果得與杜思朵以斯基，同其命運，於願足矣！」一種沾沾自喜得意之態，令人欲拔劍砍地也！柳翼謀先生文最蒼老，其指陳風俗文化得失，未有不中其利病，而其文章，讀之令人肅然。獨梅先生之文，意亦與諸君同，而美妙欲到秋毫顛狂，如靳春黃先生季剛，不能不贊學衡之美。其猶以微嫌奔放爲言，則黃君行文迂謹之故也。梅先生教授清華學校時，張先生歆海實從受業。梅先生既來東大，贊揚張先生不絕口，洎張先生自美國哈佛大學得博士歸，十二年夏，東大設立暑期學校，延張先生來講學，且擬留爲長期教授，張先生夷然曰：「北京乃首善之區，北大爲大學領袖，東大僻處一隅，不可久留也。」遂就任北大教授以去。吳雨僧先生在美習新聞文學科，歸國時，上海中華新報擬聘爲主筆，薪給至豐。張季鸞先生，時以一葦筆名，

正爲該報撰文也。吳先生欣然欲往，梅先生函致之曰：「雨僧雨僧，當先國而後身，曷來爲我助，我輩不妨共創一雜誌，使公得展其所長也。」於是吳先生竟舍報館而就教授，創編學衡雜誌，以所譯名利場，鈕康氏家傳附焉，聲譽鵲起，然世之能辨文章高下者，罔不樂讀梅先生之文也。

梅先生專治文學，中英文根抵既皆佳。而持論與胡某不合，胡某力求有以勝之者，嘗于藏暉室札記著錄一則曰：讀文學當讀原本，治文學批評者，往往不讀原書，無益也。其意在譏穆爾先生白璧德先生輩之以文學批評爲業。此猶里巷小兒，才了詩經左傳，輒笑劉彥和不讀文，鍾記室不讀詩，何其可笑也！

蓋胡某乃一處世哲學者，在美以逢迎其國人爲務，歸國則挾美國通以自重。不甘講授之寂寞，乃于努力週報，讀書雜誌提出政治主張。梅先生馳書賀之曰：「先生談政治則甚佳，蓋優于提倡實驗哲學白話文也。」胡某強以其學一貫自解。然吾觀胡某其後任職上海中國公學，於所編雜誌上又大談其憲法人權，與羅隆基沆瀣一氣，而其政治學之知識，實至淺薄，迥出羅氏下。國難爆發，抗戰既起，而胡某以美國通出任駐美大使，梅先生亦以浙大教授而任參政員。至今境過情遷，胡先生於國之貢獻，究有幾何，非吾儕所知，但知美國人甚敬愛胡適而鄙薄一般中國人也！嗚乎！謂大使如此而不辱命乎？至梅先生則以學者本位，斤斤以「不可強代大學制定課程，以養成自由研究風氣」爲請。此在別黑白定一尊之時代，其說殊朽鑿而不相入也。

及今檢點先生遺文，捨載學衡雜誌者外，有文哲學報所載「西洋人研究中國文學之概況」一篇，係先生口授，而及門諸子所筆錄者。外此則國風半月刊，孔子專號，有先生所撰「孔子之風度」一文，至爲醇美。吾聞胡某今日亦知尊孔，而其徒傅某，嘵嘵與之力爭，此后羿教人以射之

新例耳。聯合國文教會將於一九五〇年在華開會，中國代表竺藕舫先生輩，以紀念孔子，提倡尊師爲旨，愚竊愧無以自進也。謹造絳幘痕影錄十篇，以獻諸提倡尊師與紀念孔子之時賢，而以梅先生之說，爲吾書之歸宿焉。

附錄

(甲)王冬飲先生親炙記

愚自民國三十一年內移皖南，心中時時惦念陷區中之三老，其一爲胡樸安，其一爲陳援庵，又其一則冬飲先生王伯沆也，其後赴屯溪，參中國民報筆政，於副刊民風中，卽首揭『極目遙天憶三老』之文：胡先生諸姪在皖南，因之猶得常聞消息。陳王二老則一北平，一在南京，通訊不便。聞援老主持輔仁大學，因學生中有愛國者，全校嘗遭查抄。故在內地時，若與通書，徒增敵僞之疑忌。沆老養病珂里，作書爲艱，當愚在滬創編『國學通訊』時，承其賜覆，以後進中繼起有人爲慰；並述多病不能作書之苦。故遂亦未便常相續。三年山居，僅編得一紙『國學商榷』有負先生期望多矣。凱旋歸來，擬親造門東仁厚里而謁晤焉。牽於職守，未獲如願。今讀江蘇文藝，乃知先生已歸道山，悵痛之情，非言可表。謹追述一二往事，以告世之景慕先生者。

先生教授東南大學時，布衣章身，與柳翼謀先生相似，淡泊儒雅，實養成東南醇樸學風之人師。其所授課，爲詞章與理學。如詩經亦以文學眼光選講百首。嘗告同學，述其得姚際恆議經原始刻本於攤頭，喜其卓識；後此影印本多，乃易救之矣。

先生於詩，推崇老杜，當時南雍先後講杜詩者三人，胡小石先生喜以新派修辭家言相比附，李審言先生則取與文選相證印，獨先生就詩論詩。嘗從隔座，聞其吟哦講解曰：『此詩真可擲地作金石聲』聲調宏亮，聽者無不莞爾，有心領神會之妙。

先生又講宋元明理學，且述泰州學派之旨趣，江寧盧君冀野，因掇拾以成文，揭之東南論衡，甲寅及東方雜誌。而青陽洪君，尤以喜習佛法，受先生針砭獨至，與愚遇於廬陽，每談及王先生，輒有大哉不能名之歎。今先生既逝，洪君前此講學浙大附中，不知近在何所，宜有所述造，爲先生身後之定贊也。

(乙) 李審言先生親炙記

興化李審言先生詳，幼習龍文鞭影，熟諳故實，明辨聲韻，習於對偶，及長，殫精文選之學。著選學拾遺，制言半月刊嘗爲復印流通；又杜詩證選，韓詩證選各若干條，僅見國粹學報。馮夢華許爲江淮間選學大師；非過譽也。先生嘗主講南雍，先後授楚辭，杜詩，文心雕龍，顏氏家訓諸課。年已老邁，每讀課文一句，必曼聲以出之。講至三五句，取出匣引火吸鼻烟，至噴嚏數作而後止。先生於此諸書，既各有專著，而寫錄時力，殊感不足，故講義皆未編竣。然文心補注，龍溪精舍叢書卽已收入，坊間又有單行本，訪求甚易，不必更如餓生往日自國粹學報中抄綴，始可觀其全豹也。先生於駢文，專主隸事，與吳均清雅安靈一派適相反。故講離騷至「皇覽揆余於初度兮」句，卽諄諄告諸生曰：「後世文人，稱覽揆之辰，幾十初度，以指誕日者，本此。」先生每時所講雖並無多，然常從誦讀聲調中，指示鍊字鍊句之法。如講杜詩「岱宗夫如何」一首，至「陰陽割昏曉」句讀至「割」字，特別用力，明作者着意鍛鍊所在也。又好談文壇軼事，於某某竊人稿本篡易已名者，大聲呵叱之，且敦囑諸生曰：「諸位務必記住！」此乃講授文心史傳篇，「遺親攘美」句時所述也。然先生一生著作，已刊未刊，不免亦有爲人攘美者，嘗見有人盜

其「羣史源流急就篇」而署以己名；不知其文早已載於國粹學報中矣。文人心血，凝爲文章，鬼神應加呵護，搗殺此等文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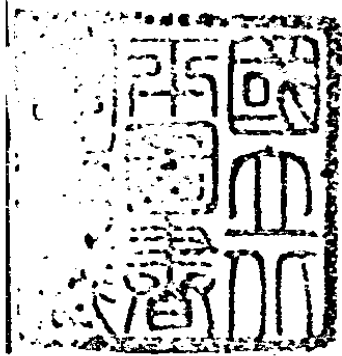
（丙）黃季剛先生親炙記

李審言先生既歿，有以治選學尙有何人，詢於章太炎先生者，則舉黃季剛以對。季剛先生幼精音理；著音略一書，劉申叔爲之序讀，極許其精。顧鐵生編古韻學講義，自以爲可與日人交換之一大著作，亦以黃說爲折衷。然先生所主張；古僅平入二聲，及聲紐十九，韻部二十八，實未定之說。自汪袞父與章太炎辨阿字長短音後，更絕口不願道其少作。其他著述，載於中央大學文藝季刊者，多導人入門之書，雖不失爲佳作，然亦非空前宏製。禮學略說一種，差見工力，亦未成書。則季剛先生豈將反以能治選學傳乎？余既卒南雍業，教讀於枚里，聞先生講學母校，急請假南下，擬執贄而請益焉。適見同學唐君圭璋，挾書卷自宿舍門出，因問以黃先生所在；答曰：「下一課卽先生之音韻學，曷偕往旁聽乎？」欣然從之。坐既定，先生入室，衆皆肅然。而先生貌殊不揚，齟齬音楚，不易辨別。是日續講見溪羣疑以下諸字母，且講且舉詩經文句爲例；偶或略翻所帶書冊，黑版上亦所寫至少。然一種穽靜淵澁之態度，令人潛移默化，釋躁平矜。余治小學，從西洋比較語文學入，與汪袞父之說相近；然不能不認先生根柢之深厚，未可以口舌折服之。則退而告唐君曰：「我今所得，亦已甚多；當閉戶十年，再與黃先生上下其議論耳。」自是。益寢饋於故籍，自羣經諸史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尤拳拳於史記說文，文選，文心雕龍諸書，其後任教江都縣三中學，偶作古音理惑論，中有評黃侃古音說一節，潘尊行先生讀而善之，以國

立編釋館名義，函索全部縣中校刊以去。是年秋，余亦膺聘入館。然余雖不以黃君古音學說爲然，而於先生之文學，實深欽佩。後見其弟子駱鴻凱著選學源流諸作，載於制言，知其受黃君之教益甚深，而歎太炎先生確非阿其所好，而爲師生標榜之品目也。所可愧者，拙著顏氏家訓集註，所以羽翼李先生之學者，與古音理惑論諸稿，並於此次浩劫中燬盡無遺；選學諍言，亦舍刊布於國學通訊者外，更無隻字存者，檢書既失，搔首徒嗟，則此日縱談親炙諸先生之往事，又不禁黯然怡然，而無以自解也。

（丁）恭挽本師弘一上人

高人去已遠，摘漢瀉哀思。佛法多方便，戒深始可師。傳燈惟一紙，遺翰具千儀。（師在俗時，嘗任教南京高等師範，出家後，持戒精嚴，僕心悅誠服，承賜法書，以證皈依，師嘗語人，吾字卽是法也。）別有關情處，時拈鵲踏枝（師誕生時，有靈鵲啣枝入室，卽示疾時，而此枝宛然猶掛床頭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每册收回印工法幣

元

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四日

贈送

國立東南大學文學士

編著者

儀徵厲鼎燧

版權
所有

發行者

鎮江中山路小市口
集成編譯社

莊家巷六號

印刷者

鎮江中山路七十九號
江蘇省政府印刷所

(本書已依法送請審查登記)

徵求
附印

啟事

本書表揚已故師長劉伯明，沈商耆，梅迪生，杜作樑，葉貽穀，李更生，莊鴻宣，董伯度，俞桂岩，丁善之諸先生之道德學術文章事功前經掲載新江蘇報現正輯印單行本除由作者自印一千冊外如有同門友好願出資附印流通者祈向鎮江民政廳或中山路小市口聶家巷六號集成編譯社作者接洽

本書承李崇德先生捐助加印費五萬元

高天摩先生加印五十冊